

· 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 ·

# 什么是“大”学生

——一个因“温故知新”获得的启示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大”学生问题看似简单,但我们的教育教学对此的认识却是模糊和混乱的,已影响到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此,有必要通过温故知新,发现其中的认识问题和制度缺陷,为大学生进入学习佳境、提高综合能力、树立远大理想、成为栋梁之材,同时也为建设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作出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大学;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G640; G6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0)09-0088-05

## What's the University Student

CHENG Fang-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seems to be simply; while, the cognition of education is vague and chaotic,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level. Therefore, it should explore the cognition problem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by learning the new by restudying the old; it could help them to enter the enjoyable stage of learning,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set up lofty ideals and become the talented leaders, which is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university student

### 一、缘起

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生,对大学生和指导大学生的大学教师来说,似乎是不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在近些年,这个问题却越来越需要关注了。

十几年前,一本题为“逃离大学”的书历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并戏称当时的大学教育相

当于“高(中)四(年级)”、“高五”、“高六”……<sup>[1]</sup>时隔十五六年,即便在名牌大学的课堂中,本科生和研究生被动地听讲、记标准答案、按标准答案考试、按考分获致奖惩,依然是历久不衰的“常态”。比如,一次笔者上课时,有研究生说,另一位老师非常坚定地否定了笔者在讲课时提出的一个论断,他们不知道应该遵从哪位老师的说法。笔者于是专门和研究生们谈了“什么是大学”和“大学生的学习”问题,并告诉

收稿日期:2020-05-17

作者简介:程方平(1956—),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史研究。

他们,只会被动地记录标准答案,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不是大学生学习应有的水准和态度。据笔者后来的观察和了解,类似的情况在当下中国的大学中十分普遍。

2018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调研团队发布的《新时代上海大学生阅读指数报告(2018)》显示,84.3%的大学生将“手机阅读”作为最主要的阅读方式,而社交媒体阅读已成为大学生数字阅读的主流。<sup>[2]</sup>碎片化的阅读虽是阅读的重要补充形式,对于非专职的学习者非常重要,但对于从事专业学习的大学生而言,过于依赖手机阅读类的碎片化学习的确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许多信息化远早于或高于中国的国家,其大学生和国民的书籍阅读仍是阅读的主体,他们阅读的力度、强度、批判精神、判别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都远超中国的大学生。长久以来,中国“高水平”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会在大学阶段被欧美大学生快速超越,其原因好像并不那么简单。

除了学习和读书等方面存在问题外,近年来大学一直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显示出中国大学在育人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颇令社会担忧。享受着几近“天之骄子”般荣耀和关注的中国大学生,是否有其应担负的责任、使命,是否只能被照顾、宠爱,而不能更为自主地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在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中,为数不少的人做的是“美国梦”,迎合的是畸形的商业理念,并对“被爱国”心存反感,甚至没有热情了解本国的传统文化。很明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批评大学生群体了事,在社会文化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一定的研究和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一直热衷于谈论梅贻琦提出的有关“大楼”和“大师”的话题。于是大学有了豪华的大楼,也礼聘了诸多的大师,如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到此为止,是不是就可以等待中国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了?仔细想想,似乎总觉得还缺少了什么。笔者认为,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象限——大学生。在任何教育中,受教育者象限的缺失都将使对教育的描绘黯然失色,使得再“理想”的教育效果都难以落实。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国历史、中国大学教育非常需要反思、振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一百年前,中国的大学生自觉地担负起中华民族抗争和复兴的重任,并将这一优良传统传递下来。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大学生的主体一直是思想的先驱、社会的栋梁、国民的表率,而在当下,大学生表现

出的迷失和困惑确实需要改善。

就在五四运动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业者,匪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匪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sup>[3]</sup>之后不久,他又写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先赞扬道:“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之心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真情告白:“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sup>[4]</sup>他还在开学日对新生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sup>[5]</sup>时隔三年,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一文中说:“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sup>[6]</sup>读了近百年前的这些文字,对今天的大学和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也许会有一些更深的感受。

## 二、温故知新和有所区别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在有明确学段划分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区别什么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似乎是个“小儿科”的问题,但在中国的现实,却有着持续近20年的混同。是不理想的大学教育影响了本应活泼生动的中小学教育,还是定式明显的中小学教育制约了本应自主活跃的大学教育?二者交互缠绕,使得本应较为清晰的问题变得复杂模糊了。在当下以西方教育问题、教育模式为主要追逐对象的中国教育界,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西方学者不感兴趣的“中国问题”。而在中国出现的教育问题,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应对、自己判断、自己实验,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

与我们熟知的西方教育思想不同,中国历史上

对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认识,非常利于中国的教育界和大学生认识其间的差别。其中不仅有文化、哲学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也有中国教育经验的独特之处。在国外的教育思想和体系中,中学与大学的差别,主要在于学习者年龄或等级的不同,其依据主要是生理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提供的差异表现,没有对大中学生的学习差异进行细致、根本的区别和分析。

而在中国,大约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将教育分为蒙学、小学和大学三个阶段。<sup>[7]</sup>0—7岁的“蒙学”以语言训练和行为习惯养成为主要目的,为的是打好人生和后续学习的重要基础。8—15岁的“小学”以文字、计算、经典学习以及融入社会所需的各种基本责任与能力等为教育内容,目的是在学习者的生理达到“成人”的水平时,其生存和社会适应能力等符合国民基本素养的要求。<sup>①</sup>到了15岁,一般学习者应达到“小成”,即成人的水平,可以成家立业。蒙学和小学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义务教育”,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可影响学生的终身发展。

“大学”虽可以起始于15岁完成“小学”教育以后,但并不像西方传统所规定的,经过一个时段的学习就可以完结。中国“大学”强调的是学习者进入了一个“有头无尾”、追求“止于至善”的重要探索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对许多问题的探索没有止境,大学的学习更多地体现为窄化的专业、未知领域探索,更需要有自由的选择和独立自主的见解。<sup>②</sup>在《礼记·大学》中,中国早期的教育学者不仅提到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大学学习要求,其中大部分要求都与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探究有关;还强调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括从知识学习到为人类作贡献的人才成长过程,即达到“大成”的境界。<sup>[8]</sup>

相对于今天教育界普遍认同和熟悉的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理论,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大学理念可谓更能充分地把握大学和“大”学生学习的要点和本质。进入大学阶段,合格的学生不应该以记诵经典、崇拜权威为要务,而应以所学的知识技能、所有的见识和胆略、所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所肩负的责任使命去勇敢地探索和实践,不愧于所处的时代。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大学生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是大学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并不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领先世界;二是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来得太快,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准备得还不充分,以致很多上了大学的所谓大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对于这些说

法,笔者在总体上是认同的,并认为对这两个问题也有必要作“温故知新”的反思。

大约从汉代开始,传统的“小学”被窄化为文字学,并一直持续影响后来中国的教育近千年。直至南宋,朱熹首先觉醒,他直承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贤的思想,专著《小学》,对大学前教育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和规范。他认为,“小学”所需奠定的教育基础不应仅是识字、计算等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还应有道德规范、人格修养和远大的志向。如此,在“大学”前,“小学”培养的学生既有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也胸怀天下。

而今我们的大学前教育,基本是锻炼记诵能力,学习者既不会自主学习,也难有远大的志向和起码的责任感,在身心发展、人格完善、文化修养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相对于我们所认为的教育成绩并不高的一些欧美国家,它们在大学前培养学生的胆识、自主性以及责任心、使命感、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要远远优于我们,并能通过社会服务和诚信记录、可信的专家推荐、自述理想志向、研究性学习、大作业<sup>③</sup>、动手实践、自己独立担负责任等要求、制度及大学入学资格的综合化,使多数学习者在上大学之前就经过了较好、较充分的训练,为其成为“大”学生作了必要的铺垫。前几年,国内有些大学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尝试,为学生学会交流、自主学习、适应社会制作了内容丰富的“指导手册”,而笔者认为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学生在上大学前就应了解和掌握的。

对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的前期教育明显存在欠缺和不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前述蔡元培所讲的,是缺乏“自主”。如何纠正与改善这个明显和关键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教育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从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明确的学龄、学段区分还不能从本质上体现二者的差异。比如,周恩来在中学时代,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表明其已进入“大学”状态,而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直至毕业也没有真正感受到与中学的学习有何区别,从本质上讲,他们应该还属于中学生。中国的古人早就意识到,一个人的学识、能力、境界等,不是贴了标签就可以名副其实了,真正有价值的学问和能力也可能是在书斋或学堂之外艰苦的生活历练中获得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我的大学》,其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十分吻合。大学生之“大”,不是大招牌、大架子、大排场,而应是大学问、大气度、大襟怀、大关爱和大理想。

在用西方思维定式找不到改革的方向和出路时,通过温故知新、变换坐标的方式,是可以另辟蹊径,看到问题症结的。中国的问题往往基于中国特有的生态而产生,因而简单地用西方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会丢失许多重要的信息,从而产生认识和行动上的偏差。

回顾历史和传统,不仅要使中国的大学生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学,也应使所有的教育者明晰,所谓的大学,不应只是挂上大学牌子的机构,而更应该做好与大学和“大”学生名实相符的基础工作。

### 三、对于大学生和大学的启示

探讨“大”学生的问题,不仅是概念上的较真,与中国创建一流大学的现实也紧密相关。中国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须是真正的国家栋梁、社会脊梁、民族希望,不仅大学生要有这样的觉悟和自我期待,整个大学教育教学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可见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不仅对大学生群体本身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大学各方面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对中国教育整体的发展和定位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帮助。中国传统的大学思想隐含了注重方法、德艺双馨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追求,用现在的概念说,就是崇尚科学精神、具有使命担当。所谓崇尚科学精神,即不以记背知识为能事,倡导勤于思考、敢于质疑、勇于发现;所谓具有使命担当,即以崇尚真善美及自我完善、兼善天下为人生的价值追求。

在中外经济、社会、科技、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曾出现过教育质量下降和社会风气下滑等问题,也产生了“垮掉的一代”等说法,有不少教育研究者认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必然会伴随出现一时的教育质量低下的阵痛。但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大学生群体的内在潜力、活力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当下的大学前教育、大学教育和相关各项制度,都还没能很好地激活、扶持和鼓励这些积极、主动、利国利民的元素或潜质。国外的相关经验是重拾传统经典、强调道德和理想的价值、重视基础学习和训练,且已持续探索了一个多世纪,很值得当下中国教育界关注和借鉴。

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大学都认同前述的大学理念,让学生有尊严、有责任、有空间、自主地成为“大”学生,就必须矫正现代大学用僵化、教条的方法去禁锢学生的错误做法。比如,一些知名大学规定不能排半学期或更短时间的课,在整个学期里把学生上

课的时间排得满满的,理由是怕学生拥有自主时间就会到处乱跑,闹出各种问题,而不是启发和引导大学生,使其意识到自己要独立承担责任,意识到自身有巨大的使命、潜力与价值,进而加倍珍惜大学时光,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强调“大”学生的意义在于,要使广大学生具有独立性和责任意识,不要出了问题就怪罪社会、学校或父母。其作用不仅在于优化学生的人格和道德,对于学生专业学习、研究和创新潜质的挖掘也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因此,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认真反思和审视现有制度对学生成为“大”学生有何助益或限制。学生犯错误和出问题都属于发展中必然会存在的现象,也正是大学仍属于教育机构的原因所在。不能学生一出问题就简单地根据制度惩处了事,使学生不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也没有改正或申辩的机会。久而久之,大学生只是被动地适应既定制度,自身的活力、自主性和创造性都会极大消减。如果大学的一切完全由校方或社会决定、把控,那么我们的大学就很难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很难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新人。而要让大学生真正从心底里认同学校的各项制度,并参与到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则他们的成长将与大学的成长相辅相成。

作为大学的入口把关处,我们今天的高考有着严重问题和偏向,考查方式主要还是记背相关的知识或定理,仍没有将考生的成人意识、大学生意识、责任和担当意识当作重要的考查内容。尽管一些高中有意识地进行“成人”教育,举办丰富多彩的“成人节”,但在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关系上,却没能建立令人信服的逻辑关联,以至于学生虽进了大学,但并没有“大”学生的意识和感觉,如此也就很难以“大”学生的状态学习和发展。

在大学学习阶段,学生与家庭拉开了距离,但在严格的学校规定之中,他们的发展仍然不能因人而异,什么时候学通识、什么时候学专业、什么时候实习和找工作,基本上都是齐步走和一刀切的,甚至专业学习都被极度弱化<sup>①</sup>。若大学生不能自主主动地学习,那么在大学毕业时,其专业能力和水平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中国现在的许多大学还基本沿用较为僵化的学年制和限期毕业制,也使得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学生不能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仅能以被动应付的心态学习。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大学开始通过各种形式鼓励大学生尝试在校创业,或通过改善扶贫方式使大学生增强服务和回报社会的意识,激发了他们自主学习、为担当社会大任学习的激情与活

力。其实,大学三大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对学生的锻炼和培养,若在各个环节都有意识地给“大”学生尝试、体验、学习、实践、试错的机会,“大”学生的意识就能顺利地转化为“大”学生的能力、见识、胆量、创造力、责任感、团队精神和诸多可贵的精神。

当然,我们强调“大”学生与中学生的不同,并不是要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只把大学生简单地捧为“天之骄子”,给他们越来越精细的服务和娇宠,使他们只知道学会如何取巧、如何更精致地利己,而是要让他们的身心、智慧和担当都无愧于“大”学生的身份。为此,大学的教育教学管理不能仅把学生当作保护对象、教育对象,也要让学生在参与学校事务、社会事务中得到锻炼和发展,并知道如何对待生活、生命、社会、家庭、爱情<sup>[9]</sup>和事业的艰难,正视社会的不良现象或阴暗面,用更积极、主动、乐观、守正的态度迎接人生的风险与挑战。

近年来,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大学生考公务员的热度不减<sup>[10]</sup>,注意力多聚焦于收入、职位、权力、待遇等方面,因而虚假就业和不稳定就业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并直接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和思考。在支持大学生创业方面,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学校、媒体和舆论对创业的有利方面强调过多,而对失败、风险和代价讲的很少,使一些才华不错但阅历欠缺的大学生在心理上缺少必要的准备,尝到了苦果。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要使大学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大”学生,只有大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有人力资源、产业、宣传、文化、科技、社会保障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市场的支持与配合。要让那些有理想、有担当、着眼远大、耐得住寂寞的大学生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通过不懈努力和长期奋斗,为实现所追求的宏大目标找到生存空间和用武之地。

可见,要让中国的大学中有越来越多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大学自身的努力,也要有大学前教育作为重要铺垫,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鼓励,使数千年以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大”学生精神能顺利回归,为一流大学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好全面和系统化的准备。

探讨“大”学生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严肃和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教育的原则问题。大学生既是受教育的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更是大学最重要的成果体现。没有一流“大”学生的大学,很难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反之,最为充满激情、梦想与活力的“大”学

生,能使大楼物尽其用、大师一呼百应,与大师、大楼相得益彰,如此大学才能成为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引领者。

#### 注释:

- ① 《汉书·食货志上》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
- ②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官学虽有年限方面的诸多规定,但民间较为纯粹的高等教育如私学和书院等,均可自由出入、争论学术问题,孔子之门也出现“三盈三虚”。
- ③ 所谓大作业,即不以记背具体的知识、公式等为主,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指导其(或小组)用较长的时间阅读各类书籍、接触相关学者、了解相关的知识和前沿信息,并尝试撰写内容深入的学习报告,与同学交流。
- ④ 笔者曾指出,现在国内大学硬性规定本科阶段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学生到第三年才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第四年则进入考研和就业阶段,实际上专业学习时间被大大压缩,甚至有“去专业化”的倾向。

#### 参考文献:

- [1] 吴苾雯. 逃离大学[M].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2:12-20.
- [2] 澎湃|阅读指数报告:六成上海大学生每月纸质书阅读不超过一本[EB/OL]. <https://news.ecnu.edu.cn/6b/d2/c1835a158674/page.htm>.
- [3] 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60.
- [4] 蔡元培.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N]. 北京大学日刊,1919-07-23.
- [5] 蔡元培. 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演说词[N]. 北京大学日刊,1919-09-22.
- [6] 蔡元培.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N]. 晨报,1922-05-04.
- [7] 吕思勉. 燕石续札·古学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95-102.
- [8] 程方平,毕诚. 中国教育史·先秦部分[M]. 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18-42.
- [9] 王平.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行为困扰调查分析[J]. 大学(研究版),2017,(9):81-87;李洪侠. 论大学生应如何培养爱的能力[J].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7,(4):110-112.
- [10] 黄敏,陈炎辉.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基于福建省20所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与《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分析[J]. 大学(研究版),2017,(9):73-80.

(本文责任编辑 童志勇)